

杨
洲
文
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贵刊若用,大概不会有损面子的。

他有个请求,希望他在长沙期间优先帮他看看,要我为他说说情。你我哥儿们,这个忙肯定帮的,对吧?张小牛其人不错。我才为他说这话。

求你了! 拱手拱手!

祝

大安!

李慕贤

1988年8月30日

这样的信,他写得不少,他一个好编辑,一个热爱工作的好编辑。

慕公业余也有创作,有《慕贤文存》五卷存世。

采
笋

陈
手中

在笋堆上。有些早发的笋已蹿得老高,褪去的笋衣蜷在根部。忽见一处腐竹根下拱起个土包,扒开松针,竟是共生的双胞胎笋,尖头挨着尖头,宛若大地捧出的合欢结。妻说这样的笋不能采,要留着,那是理枝。

风转凉,竹笋渐沉。

归途遇见采药的老人,藤筐里躺着带泥的黄精,说是要给坐月子的儿媳补气血。他掰了半块麦芽糖给我,不停地念叨:“壶瓶山的麦芽糖很甜呢。”我一边撕扯着糖块一边不停说着“谢谢!”。琥珀色的糖块里嵌着炒米,咬开时甜味裹着竹香在舌尖化开,竟比城里的西点更绵长。说话间,他的草鞋底不断掉落结成块的黄泥,每一块都粘着零星的野草。

暮色从山谷里漫上来,晚归的鸟群掠过竹林。不远处,岳母的屋顶飘着白色的炊烟,该是老人在灶间煨着腊猪蹄了。咸蹄膀配春笋是山中美味,柴灶铁锅上腾起的浓香,透过厨房的窗棂溢出飘得更远……

慕公李慕贤

周实

慕公走时,我不知道,我是后
来才听说的。

我与慕公道不深。因为,那
时,我写得不多,或者说是不太
写。

那时,我是一个编辑,在《芙蓉
》。

那时,慕公也是编辑,在省作
协的《湖南文学》。

后来,他就退休了。

后来,我在编《书屋》,编得不
容易,甚至很艰难,恰恰在那时,
他给我电话,一连打了好几个,夸
奖《书屋》编得好,我听了,很感
动,自然也就忘不了。

慕公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时
刻都在抽烟。一根抽完了又再抽
一根,一根抽完了又再抽一根,可
以说是烟不离手,人都笑他是个
烟鬼。

关于烟鬼,慕公对我有过一
番表述。我在这里记述如下,算
是我对他的怀念。

慕公是这样对我的,他弹
了一下烟灰,说:

首先,那烟鬼,怎么也不懂一
个人如果还活着怎么能够不抽
烟?哪怕他把脑壳想烂,他也不会
想明白的。因为在那烟鬼看来,一
个不抽烟的人,这辈子,白活了。
或者说,根本就是没活过。或者
说,或者再退一万步说,就是放
弃了人生的精华,放弃了一种难得
的最可宝贵的享受。

早晨,醒来,那烟鬼,很高兴。
为什么?因为白天能抽烟。吃饭
了,也高兴。为什么?因为饭后能
抽烟。饭后一根烟,快活赛神仙,
这是烟鬼的名言。甚至还可以这
样说,他吃饭是为了抽烟,为了抽
烟他才吃饭。这样说是否有点夸
张?不,一点夸张都没有,真的,一
点不夸张。

对于一个烟鬼来说,一个没
有烟抽的日子,必定是十分难受

的,难过的。要是清晨他知道,今
天可能没烟抽,他会没有勇气起
床。他会在床上躺上一整天,甚
至一直躺下去,直到听到有烟抽
了,直到闻到烟味了,才从床上
跳起来。只要有根烟在手,他就
活了,就快活了,无论面对多大
的事情,他都不怕,他都上。这就
像是在海边,光着身子晒太阳,
只需躺着就够了,一切都需要
了。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娱乐,什
么都不需要了。只要世上有烟
抽,要他感谢什么都成。世上如
果没有烟,他会什么都仇恨。无论
走到什么地方,比如在北极,或
者在南极,或者十八层地狱,那
就更是需要烟了。有烟才能克
服疲惫,消除孤独,面对恐惧。
只要活着,就要抽烟,烟能帮人减
轻痛苦,渡过难关,这就是烟鬼
的人生观,也是他的世界观。

他问我,怎么样,他的表述
好不好。我说好。不过,我说我记
得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特
别强调过:“因为我不沾烟,不喝
酒,所以也就具备了百分之百的
精力。”他笑,他说他也记得英
国的首相丘吉尔也曾这样强调过:
“我因为酷爱烟酒,所以才有百
分之两百的精力!”我笑他的记
性真好,他说正是因为抽烟。我
说依照他的说法,那他就是没白
活了。他说是,那当然,他这辈子没
白活。

慕公抽烟抽得豪爽,慕公对
人也极真诚,尤其对作者,空口无
凭,有信为证:

周实老弟:

你好!

武冈的张小牛来找你。他是
贵刊的老作者,这次又写了一个中
篇,六万字,我们刊物当然承受不
了。而且,他也是奔你们刊来的。所
以,要我给你写个见面的信。

作品《箭竹》我看过,认为不错,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妻的老家位于素有“湖南屋
脊”之称的壶瓶山,山上的春笋
鲜嫩美味,每年清明节,我都会
和妻一道回去采春笋。

天光未破,竹林便醒了。晨
雾裹着新篁的清气,在黛色山峦
间游走,像土家阿妈晾晒的素纱
不慎被山风卷了去。我装好铁
镐,挎着竹篓,牵着妻往深山里
走,露水打湿的千层底布鞋踩着
陈年竹叶,每一步都沙沙作响,
仿佛踩碎了无数个旧月亮。

妻是一名地道的土家姑娘,
回到山里,再没有城里人的那份
娇气。走在山路上,妻一直和我
天南地北地聊着。

她说,小时候她母亲经常告
诉她,春笋是地母的簪子。惊蛰
后的第七场雨下透时,那些尖尖
的簪头便会在腐叶间若隐若现。
此刻满山薄雾里,我看见无数褐
色的笋尖刺破苔衣,如同大地忽
然生出满口新芽。

“最壮实的笋往往藏在最陡
的坡上。”妻出生在山里,她对山
里的一切比我懂得很多。顺着她
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几根竹笋
裹着紫红色的皮,顶端还缀着昨
夜未晞的露,像是给好笋子盖上

的玉玺。

铁镐破开泥土的刹

那,山岚似乎都跟着颤了

颤,湿润的土腥气混着竹

鞭的乳香漫上来,一种清

冽的甜在鼻腔里化开。

妻说:“往竹梢倾斜的方
向下镐,能避开盘根错节的竹鞭。”

我按照她说的挖下去,果然顺

利得多。妻告诉我,20多年前

她父亲就教她认笋窝子了,难怪

她也是采春笋的好把式。此刻晨

光斜穿过竹隙,我看见自己扬

镐的影子与妻的重叠在一起,惊飞

了竹鸡,扑棱棱的翅音震落好些

翡翠色的露。

半山腰的野樱开得正好,花

瓣落在笋坑里,像是土地摆的流

水席。歇脚时我从竹篓里摸出两

个蒿子粑粑,一个递给正在拧开

热水壶的妻子,一个塞进自己嘴

里。咸肉混着米蒿的香惊动了巡

山的松鼠,抱着松果蹲在横枝上

打量我们。指间夹杂的柴灰,是

临行前岳母特意从灶膛里扒

的——妻说这样能镇住山里的

瘴气。

正午的阳光像金箔似的铺

在山腰上,有些早发的笋

已蹿得老高,褪去的笋衣

蜷在根部。忽见一处腐竹

根下拱起个土包,扒开松

针,竟是共生的双胞胎笋,

尖头挨着尖头,宛若大地

捧出的合欢结。妻说这样

的笋不能采,要留着,那是理枝。

山风转凉,竹笋渐沉。

归途遇见采药的老人,藤筐

里躺着带泥的黄精,说是要给

坐月子的儿媳补气血。他掰了半

块麦芽糖给我,不停地念叨:

“壶瓶山的麦芽糖很甜呢。”我一边

撕扯着糖块一边不停说着“谢

谢!”琥珀色的糖块里嵌着炒

米,咬开时甜味裹着竹香在舌尖

化开,竟比城里的西点更绵长。

说话间,他的草鞋底不断掉落结

成块的黄泥,每一块都粘着零星

的野草。

暮色从山谷里漫上来,晚归的

鸟群掠过竹林。不远处,岳母

的屋顶飘着白色的炊烟,该是老

人在灶间煨着腊猪蹄了。咸蹄

膀配春笋是山中美味,柴灶铁锅上

腾起的浓香,透过厨房的窗棂溢

出飘得更远……

暮色从山谷里漫上来,晚归的

鸟群掠过竹林。不远处,岳母

的屋顶飘着白色的炊烟,该是老

人在灶间煨着腊猪蹄了。咸蹄

膀配春笋是山中美味,柴灶铁锅上

腾起的浓香,透过厨房的窗棂溢